

“白骨精”移民闯荡路--我是移民我怕谁？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1/2021_2022__E2_80_9C_E7_99_BD_E9_AA_A8_E7_c107_211889.htm 写下这个题目后，心里不免犯嘀咕：是不是有点太张狂？是不是给人一种痞子无赖的感觉？但细细回想一下自己在温哥华的一段打工经历，最终的感觉还是验证了这个题目的。那是一个郁闷的下午，当时我的EI（失业救济金）快领完，正在家里发愁到哪儿再去找个工作时，朋友Jay打来电话，说正好他们公司现想招一员工，问我想不想去？怎么会不去呢！每个月的收入，扣了房租和生活费后所剩无几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这真是一场求之不得的及时雨。于是便和Jay约好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他们公司面试。第二天我按时赶到Jay所在的公司，那是一家西人开的面包公司，位于温哥华西区一条繁华的大街上，规模不大，总共也就一、二十个员工。面试我的是管生产的Manager，长得黑乎乎的，挺个大油肚，约四十多岁，看不出是哪国的人，英语带很浓的口音，叫Barry。简单的问过我的情况后，Barry让我第二天就来上班，我真庆幸自己心想事成。上班后，Barry安排我的日常工作是勤杂工，就是给做面包的师傅们打打下手，整理、清洁车间。Barry说工资每小时9元，打三个月的杂后再学烤面包，那时加到10元一小时。这话听起来不错，况且今后还能学点烤面包的手艺。我活干得很卖力，在Barry的指挥下，一会儿洗烤盘，一会儿搬面粉，忙得不亦乐乎，Barry还经常要求我们加班，每天下班后已是累得筋疲力尽。几天后，我就发现Barry是一个对人非常苛刻的人，且脾气暴躁，毫无教养。员工稍微做得慢一点，他马

上就指手划脚地大喊大叫起来，有时还会皮笑肉不笑的用手在员工脸上拧一把。有一次，我在用水管冲洗车间的地面，边冲边拖，做得很认，可当我刚想站下来喘口气、舒舒腰时，Barry一下子冲过来，粗暴地夺过我手中的水管，一边大叫着："too slow！too slow！"一边对着四周乱冲一气，把我的工作服全都弄湿了。接着他又指着墙角和烤箱后面大声嚷嚷："Dirty! Dirty!"我赶紧冲刷干净他指地方，但他还是不停地叫："Dirty! Dirty!"我只得象卓别林演的工人一样，机械地来回用力地冲刷着，黄豆大的汗珠叭哒叭哒的往下摔...有时候，Barry还会躲在角落里，悄悄地监视看员工会不会偷懒，足见此人心理之阴暗。我想不通的是，白人老板怎么会把公司交给这种人管理。工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技术移民，奇怪的是，竟然就没有一个人敢对Barry这种恶劣的管理方式表示出哪怕是一点点不满或是牢骚。一天下班后，当更衣间里只剩下我和Jay时，我悄悄问他："怎么大家会容忍得Barry如此猖狂？""怎么敢呢？" Jay望望四处无人，压低嗓子说："饭碗捏在人家手里，他要不高兴你，分分钟叫你走人。老兄，你就别太书生义气了。咱新移民要能用所学专业谋生的话，谁愿为这五斗米折腰，你就好自为之吧！"这番话，从Jay--一个国内名牌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口里说出来，我默然无言以对，心底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哀和酸楚。而我担心的是，象我这种吃软不吃硬的性格，万一哪天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，和Barry顶撞起来，那.....不几天，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在加拿大打工，如果公司是按小时工资付，则应每双周发一次薪水。但当我做完第三个星期的工作后，Barry都没有发给我薪水，而工友们都按时领到了薪水。尽管英语很狗屎，但为

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我决定还是要亲自问问Barry是怎么回事。第一次问，Barry回答说："next week"。我耐心地等到了下星期后，不见任何动静，实在按捺不住，我又去找Barry讨个说法。这次他说："tomorrow!" 还是不给讲明为什么不发我的薪水。那好吧，tomorrow就tomorrow，我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天。然而当我第二天趁工休的时间去找Barry时，根本就见不到他的踪影！这不明摆着是在捉弄人吗？一气之下，我直接冲到office问会计："为什么我干了超过三个星期的活还没有领到薪水？"我从没有接到Barry要我发你薪水的通知，"会计回答道，"再说，Barry明天起就要去休假一个月去了...."什么？"我头一下就炸开了。我顾不上会计后面还讲些什么，立马转身就冲出门，在整个公司里上上下下地找起Barry来。直到快下班时，Barry才出现，从我面前走过，夹一个公文包，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好象他根本就没有承诺过我"tomorrow"的事。我追上前去拦在他面前说："对不起，Barry先生，你昨天答应我今天发...."我还没有说完，Barry一下就大吼起来："tomorrow！tomorrow！"不行，Barry先生，今天您得给我讲清楚，为什么迟迟不发我的薪水，因我听说明天您将...."看着我执着的样子，Barry忽然一改盛气凌人的态度，放低声音说："好吧好吧，我开给你薪水，现在就开。" Barry写好发薪水的通知后递给我，阴沉着脸说："这是你工作到今天的薪水，同时我也正式通知你，从明天起，你被公司解雇了！" "why?! Barry..."我顿时就懵了，瞪着Barry半饷说不出话来。只见Barry又拿起电话跟会计嘀嘀咕咕地讲了一大串什么话，当时我脑子里乱轰轰的，加上他口音又重，也就没听太懂。我定了一下神，问道："Barry，为什么解雇我，

难道您不满意我的工作吗？” Barry吼着嗓子大声叫道：“Dirty! Dirty! , everywhere is Dirty!”一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来回猛烈地挥动着，嘴里不停地叫着：“Fast Fast! too dirty! too dirty!”引得工友们都转过头来张望，但没有一个人，包括Jay过来问问，大家都吓得躲得远远的。我总算明白Bernie的意思了，他是嫌我工作不卖力，做得不够快，车间打扫得还不够干净。天哪！有目共睹，我哪天不是兢兢业业，卖力苦干，这不是明摆着存心找我的岔吗？既然事到如今，我也无所顾忌了，心一横，你不要我干拉倒！但我也要在咱中国同胞面前挣回点面子，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操起中式英语冲Barry叫道：“I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!”然后指着Barry的胸口大声说：“Dirty in your heart! Dirty in your heart!” Barry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竟敢在员工面前顶撞他，气得脸色都变了。我说完后扭头便昂首阔步地走出了车间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工友们虽然不敢吱声，但心里感到特痛快，因为压抑在大家胸中的这口恶气，今天让我给出了！然而，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Barry整我的毒招还在后头。当拿着Barry开给我的薪水单来到会计室时，会计已经把我的薪水用一个白纸信封包好，递给我说：“你点一点，然后签字。”我打开一看，全部是现金而不是支票，虽然薪水的总数是对的，但并没有包括加班工资。我问会计要我的加班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，会计说Barry已交代过她，任何人未经他的批准，不得拿到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，包括复印件。而Barry也揣摩到我们中国同胞的心理，为了饭碗，谁也不愿冒这个风险来为我做证加班时间。“????! Barry, 你打错算盘了！”我在心里骂道，你要跟俺玩这一套，奉陪到底。我完全可以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正当权

益。当我刚想和会计争辩，如不让我看我的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是违反劳工法时，会计已经站在office门口，很有礼貌的说：“对不起，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。”回到家后，越想越憋气，和Barry的斗争，不仅仅是加班工资的问题，而还是讨回尊严的问题。作为移民，生活在加拿大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难免会碰上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加上文化背景的差异，语言上的障碍，更容易造成精神和情绪上的压抑和不安。不久前就有报道说东部有新移民跳楼自杀的事件发生，据说也是和工作有关。当然，我不知道跳楼者的最终动机，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轻生者在心理上承受不了来自失业或其它方面的压力。我觉得，我们新移民在处于困境或遇到不公待遇时，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，或回避、或任其自然，甚至走向极端，而是应该振奋起精神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，去依法抗争、呼吁，去用事实证明我们的存在以及对加国社会的贡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前途“灰黄”。我决定第一步先向公司的老板反映Barry拖欠员工加班工资的问题，如果不行，我再向有关部门申述，不讨回加班工资誓不罢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“法律面前，不是人人平等”，因为我当初相信加拿大是一个实现了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”的国家，才移民到了这里。这一次，我要通过这件事，来验证当初移民加拿大的信念是对还是错。在咨询了一些法律问题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这家公司的老板（owner），明确指出：

- （一）Barry拖欠员工加班工资是不合法的；
- （二）必须付还我全部的加班工资；
- （三）必要时，我将请求执法部门到公司确认我们的工作卡（WORK CARD）；根据有关规定，任何公司销毁或更改员工的工作卡（WORK CARD）的原始

记录，都是违法行为，要负法律责任。（四）Barry在管理上极不尊重员工的人格。（五）如在十五天内不给我答复，我将直接将此信转发到政府劳动仲裁部门，同时向媒体披露该公司的违法行为。信传出去后，我就在家中静候对方的回音。我要让Barry知道，我们新移民不是好欺负的，要让他尝尝反抗的滋味。也要让他的老板知道他把公司管理得如此糟糕，作风如此粗暴。第二天，面包公司的电话就来了，是会计打来的，声音格外的柔和，说是老板看了我的传后，委托她向我转达歉意，并请我在方便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去领回我的加班工资。至于Barry对员工有不妥的行为，他一定会进行调查，最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当我再次走进公司，去领取我该得到的加班工资时，我再也不想见到Barry，也没有进车间去跟Jay和工友们道别，只是站在门口望了望他们忙碌的背影，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祝愿：如果他们想要向公司讨回加班工资，是不是非得要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呢？我想过去大声对他们说：“工友们，不要怕Barry这样的一类人！要敢于用加国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！”但我没有，不知为什么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难以言状的感觉，什么也没说就走出了公司的大门。大街上，车来车往，商店里人群熙熙攘攘，温哥华的天空依然是那么蓝蓝的纯净，空气依然是那么浸人的清新。我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踏步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脚下是如此的轻松，心情是多么的舒畅！我不仅仅是要回了我的加班工资，同时也要回了一个新移民打工仔的尊严！兴头之下，不由得随口胡诌出一首打油诗，与新移民朋友们共勉：东风吹，战鼓擂，我是移民我怕谁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辉煌历史抛脑后，怀才不遇又怎地？异国他乡求生存，虎落平阳

受犬欺。洗碗搬运送比萨，车衣杀鱼忙兮兮。脱胎换骨来改造，原来都是"白骨精"。（注）移民之路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零越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自有真情在人间。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在加国换新天！nbsp；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写下这个题目后，心里不免犯嘀咕：是不是有点太张狂？是不是给人一种痞子无赖的感觉？但细细回想一下自己在温哥华的一段打工经历，最终的感觉还是验证了这个题目的。那是一个郁闷的下午，当时我的EI（失业救济金）快领完，正在家里发愁到哪儿再去找个工作时，朋友Jay打来电话，说正好他们公司现想招一员工，问我想不想去？怎么会不去呢！每个月的收入，扣了房租和生活费后所剩无几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这真是一场求之不得的及时雨。于是便和Jay约好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他们公司面试。第二天我按时赶到Jay所在的公司，那是一家西人开的面包公司，位于温哥华西区一条繁华的大街上，规模不大，总共也就一、二十个员工。面试我的是管生产的Manager，长得黑乎乎的，挺个大油肚，约四十多岁，看不出是哪国的人，英语带很浓的口音，叫Barry。简单的问过我的情况后，Barry让我第二天就来上班，我真庆幸自己心想事成。上班后，Barry安排我的日常工作是勤杂工，就是给做面包的师傅们打打下手，整理、清洁车间。Barry说工资每小时9元，打三个月的杂后再学烤面包，那时加到10元一小时。这话听起来不错，况且今后还能学点烤面包的手艺。我活干得很卖力，在Barry的指挥下，一会儿洗烤盘，一会儿搬面粉，忙得不亦乐乎，Barry还经常要求我们加班，每天下班后已是累得筋疲力尽。几天后，我就发现Barry是一个对人非

常苛刻的人，且脾气暴躁，毫无教养。员工稍微做得慢一点，他马上就指手划脚地大喊大叫起来，有时还会皮笑肉不笑的用手在员工脸上拧一把。有一次，我在用水管冲洗车间的地面，边冲边拖，做得很认，可当我刚想站下来喘口气、舒舒腰时，Barry一下子冲过来，粗暴地夺过我手中的水管，一边大叫着："too slow！too slow！"一边对着四周乱冲一气，把我的工作服全都弄湿了。接着他又指着墙角和烤箱后面大声嚷嚷："Dirty! Dirty!"我赶紧冲刷干净他指地方，但他还是不停地叫："Dirty! Dirty!"我只得象卓别林演的工人一样，机械地来回用力地冲刷着，黄豆大的汗珠叭哒叭哒的往下摔...有时候，Barry还会躲在角落里，悄悄地监视看员工会不会偷懒，足见此人心理之阴暗。我想不通的是，白人老板怎么会把公司交给这种人管理。工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技术移民，奇怪的是，竟然就没有一个人敢对Barry这种恶劣的管理方式表示出哪怕是一点点不满或是牢骚。一天下班后，当更衣间里只剩下我和Jay时，我悄悄问他："怎么大家会容忍得Barry如此猖狂？""怎么敢呢？" Jay望望四处无人，压低嗓子说："饭碗捏在人家手里，他要不高兴你，分分钟叫你走人。老兄，你就别太书生气了。咱新移民要能用所学专业谋生的话，谁愿为这五斗米折腰，你就好自为之吧！"这番话，从Jay--一个国内名牌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口里说出来，我默然无言以对，心底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哀和酸楚。而我担心的是，象我这种吃软不吃硬的性格，万一哪天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，和Barry顶撞起来，那.....不几天，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在加拿大打工，如果公司是按小时工资付，则应每双周发一次薪水。但当我做完第三个星期的工作后，Barry都没有发给我

薪水，而工友们都按时领到了薪水。尽管英语很狗屎，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我决定还是要亲自问问Barry是怎么回事。第一次问，Barry回答说："next week"。我耐心地等到了下星期后，不见任何动静，实在按捺不住，我又去找Barry讨个说法。这次他说："tomorrow!" 还是不给我讲明为什么不发我的薪水。那好吧，tomorrow就tomorrow，我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天。然而当我第二天趁工休的时间去找Barry时，根本就见不到他的踪影！这不明摆着是在捉弄人吗？一气之下，我直接冲到office问会计："为什么我干了超过三个星期的活还没有领到薪水？" "我从没有接到Barry要我发你薪水的通知，" 会计回答道，"再说，Barry明天起就要去休假一个月去了...." "什么？" 我头一下就炸开了。我顾不上会计后面还讲些什么，立马转身就冲出门，在整个公司里上上下下地找起Barry来。直到快下班时，Barry才出现，从我面前走过，夹一个公文包，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好象他根本就没有承诺过我"tomorrow"的事。我追上前去拦在他面前说："对不起，Barry先生，你昨天答应我今天发...." 我还没有说完，Barry一下就大吼起来："tomorrow! tomorrow!" "不行，Barry先生，今天您得给我讲清楚，为什么迟迟不发我的薪水，因我听说明天您将...." 看着我执着的样子，Barry忽然一改盛气凌人的态度，放低声音说："好吧好吧，我开给你薪水，现在就开。" Barry写好发薪水的通知后递给我，阴沉着脸说："这是你工作到今天的薪水，同时我也正式通知你，从明天起，你被公司解雇了！" "why?! Barry..." 我顿时就懵了，瞪着Barry半饬说不出话来。只见Barry又拿起电话跟会计嘀嘀咕咕地讲了一大串什么话，当时我脑子里乱轰轰的，加上他口音又重，也

就没听太懂。我定了一下神，问道："Barry，为什么解雇我，难道您不满意我的工作吗？" Barry吼着嗓子大声叫道："Dirty! Dirty!，everywhere is Dirty!"一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来回猛烈地挥动着，嘴里不停地叫着："Fast Fast! too dirty! too dirty!"引得工友们都转过头来张望，但没有一个人，包括Jay过来问问，大家都吓得躲得远远的。我总算明白Bernie的意思了，他是嫌我工作不卖力，做得不够快，车间打扫得还不够干净。天哪！有目共睹，我哪天不是兢兢业业，卖力苦干，这不是明摆着存心找我的岔吗？既然事到如今，我也无所顾忌了，心一横，你不要我干拉倒！但我也要在咱中国同胞面前挣回点面子，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操起中式英语冲Barry叫道："I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!"然后指着Barry的胸口大声说："Dirty in your heart! Dirty in your heart!" Barry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竟敢在员工面前顶撞他，气得脸色都变了。我说完后扭头便昂首阔步地走出了车间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工友们虽然不敢吱声，但心里感到特痛快，因为压抑在大家胸中的这口恶气，今天让我给出了！然而，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Barry整我的毒招还在后头。当拿着Barry开给我的薪水单来到会计室时，会计已经把我的薪水用一个白纸信封包好，递给我说："你点一点，然后签字。"我打开一看，全部是现金而不是支票，虽然薪水的总数是对的，但并没有包括加班工资。我问会计要我的加班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，会计说Barry已交代过她，任何人未经他的批准，不得拿到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，包括复印件。而Barry也揣摩到我们中国同胞的心理，为了饭碗，谁也不愿冒这个风险来为我做证加班时间。"????! Barry, 你打错算盘了！"我在心里骂道，你要跟俺

玩这一套，奉陪到底。我完全可以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。当我刚想和会计争辩，如不让我看我的工作记录（Work Card）是违反劳工法时，会计已经站在office门口，很有礼貌的说：“对不起，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。”回到家后，越想越憋气，和Barry的斗争，不仅仅是加班工资的问题，而还是讨回尊严的问题。作为移民，生活在加拿大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难免会碰上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加上文化背景的差异，语言上的障碍，更容易造成精神和情绪上的压抑和不安。不久前就有报道说东部有新移民跳楼自杀的事件发生，据说也是和工作有关。当然，我不知道跳楼者的最终动机，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轻生者在心理上承受不了来自失业或其它方面的压力。我觉得，我们新移民在处于困境或遇到不公待遇时，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，或回避、或任其自然，甚至走向极端，而是应该振奋起精神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，去依法抗争、呼吁，去用事实证明我们的存在以及对加国社会的贡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前途“灰黄”。我决定第一步先向公司的老板反映Barry拖欠员工加班工资的问题，如果不行，我再向有关部门申述，不讨回加班工资誓不罢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“法律面前，不是人人平等”，正因为我当初相信加拿大是一个实现了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”的国家，才移民到了这里。这一次，我要通过这件事，来验证当初移民加拿大的信念是对还是错。在咨询了一些法律问题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这家公司的老板（owner），明确指出：

- （一）Barry拖欠员工加班工资是不合法的；
- （二）必须付还我全部的加班工资；
- （三）必要时，我将请求执法部门到公司确认我们的工作卡（WORK CARD）；根据有关规定，

任何公司销毁或更改员工的工作卡（WORK CARD）的原始记录，都是违法行为，要负法律责任。（四）Barry在管理上极不尊重员工的人格。（五）如在十五天内不给我答复，我将直接将此信转发到政府劳动仲裁部门，同时向媒体披露该公司的违法行为。信传出去后，我就在家中静候对方的回音。我要让Barry知道，我们新移民不是好欺负的，要让他尝尝反抗的滋味。也要让他的老板知道他把公司管理得如此糟糕，作风如此粗暴。第二天，面包公司的电话就来了，是会计打来的，声音格外的柔和，说是老板看了我的传后，委托她向我转达歉意，并请我在方便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去领回我的加班工资。至于Barry对员工有不妥的行为，他一定会进行调查，最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当我再次走进公司，去领取我该得到的加班工资时，我再也不想见到Barry，也没有进车间去跟Jay和工友们道别，只是站在门口望了望他们忙碌的背影，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祝愿：如果他们想要向公司讨回加班工资，是不是非得要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呢？我想过去大声对他们说：“工友们，不要怕Barry这样的一类人！要敢于用加国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！”但我没有，不知为什么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的难以言状的感觉，什么也没说就走出了公司的大门。大街上，车来车往，商店里人群熙熙攘攘，温哥华的天空依然是那么蓝蓝的纯净，空气依然是那么浸人的清新。我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踏步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脚下是如此的轻松，心情是多么的舒畅！我不仅仅是要回了我的加班工资，同时也要回了一个新移民打工仔的尊严！兴头之下，不由得随口胡诌出一首打油诗，与新移民朋友们共勉：东风吹，战鼓擂，我是移民我怕谁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辉煌

历史抛脑后，怀才不遇又怎地？异国他乡求生存，虎落平阳受犬欺。洗碗搬运送比萨，车衣杀鱼忙兮兮。脱胎换骨来改造，原来都是"白骨精"。（注）移民之路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零越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自有真情在人间。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在加国换新天！nbsp；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